

美国政治的 理论研究

□倪世雄 赵可金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美国政治的 理论研究

□ 倪世雄 赵可金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倪世雄,赵可金编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9-10975-7

I. 美… II. ①倪…②赵… III. 政治-理论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563 号

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

倪世雄 赵可金 编著

责任编辑/邬红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38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975-7/D · 703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Contents

一、美国政治学的兴起：理论维度与实践意义	1
（一）美国政治已病入膏肓？	2
（二）作为新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	3
（三）美国政治学经纬	7
二、美国政治的逻辑：核心主题与研究议程	11
（一）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合众为一	13
（二）美国政治的内在动力：自由与平等	19
（三）美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共和体制	26
三、美国学术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学术范式与理论方法	44
（一）学术范式：美国政治的研究视角	44
（二）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形式—— 制度分析	56
（三）行为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社会学解释	64
（四）理性选择革命：美国政治的经济学解释	73
（五）新制度主义革命：美国政治的历史学解释	79
（六）观念学派的挑战：美国政治的文化学解释	88

四、美国国会政治的研究：范式转换与历史变迁	95
(一) 旧制度主义范式：“英国式政党国会”研究 (1787—1945)	97
(二) 科学行为主义范式：国会政治行为研究 (1945—1970)	101
(三) 理性选择理论范式：国会议员和组织研究 (1970—1990)	110
(四) 新制度主义范式：国会制度及其治理研究 (1990—)	114
(五) 几点启迪：方法和主题的研究视角	124
五、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政治营销与现实走向	128
(一) 政治营销：后工业社会的美国政党政治	129
(二) 美国政治营销的兴起与发展：竞选的市场化和 专业化	136
(三) 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以 2008 年大选 为例	167
六、美国“茶党”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一个值得研究的 案例	197
(一) “茶党”运动的起源：“不是政党，而是草根运动”	197
(二) “茶党”运动的主张和特点：美国右倾保守主义 思潮的体现	202
(三) “茶党”运动兴起的原因：美国政治内外交困的 综合征	210
(四) “茶党”运动的影响：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 力量	221

七、美国主要智库及其模式比较：一种美国政治的软实力	
.....	229
（一）软实力的体现：美国智库的发展轨迹	230
（二）模式之一：自由派智库	233
（三）模式之二：中间派智库	252
（四）模式之三：保守派智库	270
八、结构刚性与制度约束：一场关于美国政治未来发展的	
讨论	288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例外论与社会主义的短缺	289
（二）“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解析与批判	293
（三）结构刚性：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问题	300
（四）制度约束：美国社会主义的否决点问题	307
（五）结论：关于美国社会主义的未来	312
后记	314

一、美国政治学的兴起：理论 维度与实践意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发现，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① 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种胜利后的洋洋自得的心态。在这种人间天堂的国家里生活，又遇到这样“伟大的时代”，催生各种“新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声音在所难免。“历史终结论”、“输出民主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一浪高过一浪，仿佛世界已经是美国的世界，是“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全面统治人类社会的世界。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像美国想象得那么美好，随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地区冲突、反美主义等诸多挑战的次第出现，美国霸权陷入了困惑之中，^② 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美国自身内部积重难返的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多元社会文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关键，也是决定当今世界政治走向的关键。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② [美] 约瑟夫·奈著，郑志国、何向东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

（一）美国政治已病入膏肓？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被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在 2009 年出版的新著《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中大声疾呼，“美国政治已经病入膏肓了”，“美国政治制度已经陈旧落后、高度僵化，被金钱、特殊利益、情绪化的媒体和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集团主宰着”。美国政治各方“经常为一些琐事进行无休止的恶性辩论，政治变成了吵吵嚷嚷的闹剧，但却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也很少能达成妥协和采取行动。”扎卡利亚痛惜地说，“一个曾经雷厉风行的国家如今深陷寸步难行的政治泥潭”，美国面临着建国 200 多年来又一次国家政治危机。

在一定意义上，扎卡利亚点出了美国存在的深层矛盾。时下，美国赤字消费居高不下，金融衍生品疯狂成长，社会差距持续拉大，政治极化日益突出，跨党共识难以形成，陷入了党派斗争而无法自拔。面对如此场景，哪怕是谁都没有任何政治学知识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一个基于常识的判断：美国政治出问题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正是抓住了普通民众心中的这个常识性推断，高喊“变革”的口号，一举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

然而，美国政治是否真的如扎卡利亚所说已经病入膏肓？这就需要严格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怀疑美国政治存在问题，美国人总有一种心理习惯，那就是一旦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失误，人们很自然地就将其归结为政治制度领域存在问题，美国政治成了美国一切弊病的“出气筒”和“替罪羊”。美国社会存在的此种“政治溯因心理”为美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故之后，都会相应迎来一次政治改革的高潮。从南北战争到 19 世纪后期兴起的进步主义运动，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罗斯福新政”、约

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几乎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会推动美国学界迎来一波美国政治研究的黄金时代。如果遵循这一规律，从“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一直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内外面临的诸多问题必定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再次推动美国政治学研究新高潮的到来。

（二）作为新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

人们关于美国政治的困惑，引发了对建立作为一门新政治学的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呼吁。在美国大学里，美国政治学是组成政治科学学科的四个主要领域之一，其他三个领域是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是美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几乎超过从事政治学研究三分之二的学者被吸引加入美国政治研究的学术社群，凡是在美国政治学界鼎鼎大名的大师级人物，无不以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为看家本领。即便其学术贡献集中于其他二级学科，但必定围绕美国政治面临的问题作出过独特的解答。从学术成果来看，关于美国政治研究的著作卷帙浩繁，十分壮观，其他二级学科则相形见绌，即便偶尔查询到颇具分量的成果，也无不与美国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毋宁说，美国政治学就是关于美国政治研究的科学，此种论断虽然有些夸张，却也担当得起。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美国政治集中于对美国国家政治生活及其内在规律的研究。150 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的一个醒目位置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①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① [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 页。

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新政治科学应当为美国的新政治服务。

美国学术界呼应托克维尔的建议,于是产生了一门新政治学。新政治学起源于 1880 年柏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政治学院,成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维尔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时期,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① 自此之后,美国政治学先后产生了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革命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潮流等几次高潮。美国政治成为政治科学中发育最为完善、成果最为丰厚和研究队伍最为庞大的学科,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要么聚焦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研究,要么以美国政治为参照物,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政治研究的影响。因此,关注美国政治研究是把握美国政治学界学术方向以及理解其他亚学科的必经之路。

19 世纪末期兴起的美国政治学之所以属于新政治学,主要因为美国政治学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亦即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以区别于欧洲大陆的传统政治学(politics)。传统政治学起源于公元前 4 世纪雅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思辨、理性、规范、伦理和哲学分析为主要特征。现代政治学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哈罗德·拉斯维尔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以经验、实证、统计和行为分析为主要特征,是贯彻了科学精神的政治学,不再是充满着伦理精神、宗教信条的传统政治学。

美国政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政治形态,在建国两百多年的时间内,美国政治保持了很大程度的连续性,也产生了具有重大理论

^① [美] 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等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和历史意义的变革。我们应该如何解释美国政治的连续性和变革性？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选举以及制度结构在塑造美国政治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应该如何划分美国政治的不同时期，美国政治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是否是一种特殊的形态？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呼唤一种从整体上考察美国政治逻辑的美国政治学。

近年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系的詹姆斯·西瑟教授等在从事对美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的梳理工作，笔者访问美国期间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他特别提到从美国之外的角度研究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初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就是此种学术视角下的产物，从中国视角研究美国政治是值得期望的。当然，他也特别提到，研究美国政治必须首先具有政治学理论的良好素养和对美国政治、中国政治以及政治思想的深入理解。^①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启动了对美国政治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始终停留在法律、制度、机构以及某些局部环节的研究上，缺乏对美国政治逻辑的系统理解。中国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群中，长期以来由历史学家支配着，历史学家注重史实的苛刻眼光对政治学家从政治学的逻辑出发进行研究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拒斥，使得对美国政治的政治学研究发展相当缓慢。

当然，我们并非否定历史学家对美国政治研究的贡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的努力是政治学家展开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政治学家唯有站立在历史学家的坚实臂膀上，才有可能看得更透更远。不过，政治学家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的确具有历史学家所缺乏的独特优势，他们重视对美国政治根本问题的回答，注重从决定美国政治文明形态的宏观变量出发，对美国政治发展史进行长时段的

^① 笔者在2007年访问弗吉尼亚大学米勒研究中心时与詹姆斯·西瑟教授的访谈记录。

理论研究。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政治学家必须回答决定美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换言之,美国政治发展所苦心孤诣为之奋斗的主题是什么?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政治的全部秘密都隐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号上,合众为一是美国政治所生生不息的主题:一方面,美国政治要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此种一致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自由的原则,能够实现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在寻求一致性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包容复杂的多样性,使之能够和谐相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人们各自希望保存的神圣和庄严。在一个广袤的新大陆中,美国政治的这一理想受到来自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诸多挑战,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整体画面。然而,相比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更严峻的挑战来自美国社会自身,来自美国精神内部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之间的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由的原则可能被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平等的原则又被加以无限制的强调。美国政治犹如一个钟摆,一会儿偏向自由,一会儿摆向平等,无论向哪一端摆动,都会发出令世界为之侧目的声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可能仍是如此。

如果展开历史发展的画卷,考察美国政治的这一内在矛盾如何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就立刻跃入人们的眼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时空内,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起了独特的共和政体,这一政体基本适应了移民垦殖的农业社会,在几经周折之后稳定下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美国白人内部逐渐催生了民主化浪潮,那些受到共和政体制约的民众打着自由的旗号,向贵族化的政治提出了开放政治和分享自由权利的要求,普选制的确立激发了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然而,政治参与的扩大将社会领域中的矛盾渗透到政治领域之中,南北战争的爆发就是诸多经济和

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快速步入工业化社会,共和政体开始受到社会规模、利益分化、环境破坏、矛盾集中等因素的严峻挑战,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大萧条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政治关于平等原则的活力,通过罗斯福新政、杜鲁门改革和约翰逊所谓“伟大社会”的洗礼,美国政治基本上适应了工业化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在美国庆祝宪法通过200周年的时候,美国学界对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欢欣鼓舞,充满信心,再加上冷战的结束,更是将此种情绪渲染到极致。这一历史背景为美国政治学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三) 美国政治学经纬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学在美国渐成规模,日趋成熟。按照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理论五个主流研究范式。

地区主义(Sectionalism)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埃拉扎(Daniel J. Elazar)、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rick J. Turner)、埃拉·沙甘斯基(Ira Sharkansky)等。这一范式将美国政治看作是不同的地理区域围绕社会公共利益分配而展开的合作与角逐,认为美国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区域主义成长史,这一理论在南北战争、联邦主义、总统选举和国会决策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一路径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阶级冲突(Class School)是进步主义和美国左翼学者看重的研究路径,主要代表人物有弗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该理论认为美国政治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博弈,美国政治发展是在一个英雄和一个坏蛋的搏斗中前进的。在地区主义理论衰落之后,阶级冲突

理论一度居于主导地位,在解释选民投票倾向和美国政府政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有所衰落。

多元主义(Pluralism)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一条十分成熟的理论路径,所吸引的学者最多,比如阿瑟·本特利、戴维·杜鲁门、罗伯特·达尔、V·O·基、厄尔·拉瑟姆等。该理论认为,美国政治是不同利益集团纵横捭阖的政治,不过是集团活动和相互影响作用的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而已,任何集团都不能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政治生态格局下,美国政治的任务就是担任集团竞争的“裁判”,像裁判员那样处理集团之间的纷争,引导他们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美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多元社会集团的互动,这一理论在美国公共政策、政治参与以及游说政治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迄今为止仍然是分析美国政治的一条重要路径。

精英主义(Elite Approach)将美国政治看作是精英群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该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颇为兴盛。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普曼、哈罗德·拉斯韦尔、E·E·谢茨施奈德、C·赖特·米尔斯·西奥多·路威、托马斯·戴伊、威廉·多姆霍夫、曼瑟尔·奥尔森、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该理论认为,美国由一系列最有权势的精英人物所主导,强调在全国人口中控制着经济和政府关键部门的集团权力和财富,特别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军方的领导人以及军事工业复合体,成为幕后统治美国的集团,美国政治成为一小群精英人物秘密操纵的阴谋。精英主义理论是多元理论的发展,认为统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治进程。

共识理论(Consensus Theory)是研究美国政治的古老路径,在分析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发展方面颇有心得。共识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利克谢·德·托克维尔、路易斯·哈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丹尼斯·布尔斯廷、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丹尼尔·

贝尔·塔尔科特·帕森斯、戴维·波特等。共识理论强调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也不是众多利益集团的竞争,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共识的中产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美国政治变革是在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不同派别的互动中前进的。

上述五种理论范式在解释不同问题上各领风骚,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研究美国政治必须将这些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美国政治研究不仅受到理论范式的影响,也受到政治学方法论的推动,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方法论的潮流都会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留下深深的印痕。在 1880 年现代政治科学诞生之前,美国政治研究深受欧洲大陆方法论的制约,重视人文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美国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现代政治科学在美国产生之后,美国政治研究最初集中于历史-比较分析、现实主义和法律方法,注重从比较美国政治和其他国家政治出发,考察美国正式的法律和制度等静态结构层面,认为只要获得一定的分析框架就可以分析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然而,此种宏大理论过于宽泛而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导致美国政治研究走向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行为主义革命浪潮的发展,美国政治研究逐渐转向关于政治行为、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受到社会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注重研究美国政治体系、政治角色及其行为的逻辑。行为主义政治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遭遇的困惑激发了另外一批学者关注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注重研究美国政治的模型并进行推理和验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理性选择理论不满情绪的出现,美国政治研究开始转向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的研究,集中考察美国政治制度的作用、制度变迁规律和制度与行为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力图弥合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的裂痕,实现对政治科学

的重构。当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结构、制度和行为的研究偏好,引发了观念学派的批评,观念学派重视社会文化和非正式惯例、传统和社会规范因素的政治意义,将自己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区别开来。目前,在美国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辩论在历史制度主义和观念学派之间展开,历史制度主义通过研究政治领域如何通过制度塑造行为体的利益,进而影响政治表现;观念学派则寻求理解规范、惯例和文化愿景如何影响政治辩论及其结果。^① 尽管两个学派在基本概念、立场和方法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两者都对美国政治发展研究贡献不菲。如何将两个学派的优势结合起来,是未来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期待。

“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问题上各领风骚,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研究美国政治必须将这些理论范式结合起来,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中国学者而言,无论理论范式还是研究方法,都不是决定中国学术界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自行为主义之后的美国政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十分精细,研究工具非常多样,值得中国学者虚心学习,大胆借鉴。同时,在美国政治研究的选题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比如美国例外论的研究、美国政治表现多样性研究、美国制度变迁研究、公共政策差异之制度根源研究等,都能为我们开展美国政治研究提供帮助。当然,在研究结论上,我们未必完全接受美国学者的结论,而要从中国学者独立的学术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研究,学界提出了众多颇具启发的回答就是明证。只要在大胆汲取美国学界研究心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独立研究,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就一定大有前途。

^① Brian J. Glenn, “The Two Schools of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2, 2004, pp. 153 - 165.

二、美国政治的逻辑：核心主题与研究议程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自建国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内,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创造出来的人工产物,即宪政(constitutionalism)、分权(checks and balance)、共和(republic)、民主(democracy)、自由(liberty)等政治精神与美国殖民地经验的现代融合,它呈现为不同于欧洲和亚非拉其他所有国家的独特政治形态。正是在这一独特政体下,美国仅用了两百年的时间从一个移民垦殖社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引人关注的是,这一体系不仅适应于以移民垦殖为主要内容的幅员广阔的农业社会,而且也基本上适应了现代化工业社会。迄今为止,美国政治的法律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宪法除了增加了二十六条修正案之外,基本保持了 200 多年以前的形态,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的政体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吸引全世界政治学家的普遍问题。

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源自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谢清高的《海录》、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等是中国学界研究了解美国政治的开始。^①然而,由于受到中国近代史救亡和革命等因素的影响,

① 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